万物美好，我在其中

□耿艳菊

夜里突然起了风，四五点钟醒来，风还在呼啸，门窗被吹得咣咣响。天色昏暗朦胧，空气里凝结着寒凉，被窝里也冷兮兮的。

六点钟起床，风依旧在呼啸，屋子里空荡荡的冰冷。把一家人的厚衣服都搬出来，看外面风的架势，今天大降温，要他们都穿厚点。洗漱吃饭，忙忙叨叨一个小时后，心里和外在对寒冷的抵御准备就绪，下楼出门。

推开楼道的门，置身在冷风里，竟不怎么冷了，风也没有想象的大。另一个单元的门里也有人走出来，在我后面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："还以为有多冷呢，磨蹭着不愿出去，也不怎么冷嘛。"也许是风虚张声势了，寒借风势，先在人心里设一层畏惧墙，而实际上，冷并没有那么无情，冬天也没有那么凛冽。

很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？怕是心理上的，置身其中也就无畏了，说不定还能遇见美的风景。虽然有"北风卷地百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"的无奈，可是大自然不也赐予了"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"那样苍茫壮阔的美吗？

转过那一排楼房，走到了小区的主干道上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艳了。小区的主干道两旁密密地排列着很多高大的银杏树，大半夜的风吹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金黄金黄的，像美丽的地毯。小区里的保洁员张阿姨手里拿着扫帚在半空里荡着，东看看，西瞧瞧，扫帚一直没落下去。张阿姨认识我，看见我就像遇到了救星一样，赶紧向我语无伦次地解释："你看看，这银杏叶多美，像画一样，我都不忍心清扫了，怎么这么美呢……"

是的，像画一样，是大手笔的自然才绘得出的。从北门到南门，几百米的道上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，风还呼呼刮着，银杏叶还在飘落。走在这样美如画的道上，看看遇上的人，似乎每个人心情都不错。上班的，上学的，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赶时间，却不着急起来，不由自主放慢了步子，低头看落叶，抬头望天空，天空被风吹得空阔明亮。

此时，我想起一本书的名字来，叫《万物美好，我在其中》。亦想起一句话："人生在天地间，本来可选择的原不多，譬如春夏秋冬就不由你嫌寒憎暑，只要春天或秋天，但是你可使四季都成为好。"

四季本来就好着，各有各的美。春天温度适宜，阳春花开赏心悦目，清秋天高云淡，观景赏月，讨人的喜欢。而大自然是最神奇的哲人，夏天暑热，却是花开最绚烂。冬天吹来寒风，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美。很多人不喜欢冬天的冷冽，可是正因为这冷冽，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午负暄时的惬意温暖，才能体会雪天清雅和清旷的美。

自然界经过岁月的千淘万漉，给予人间的都是恰恰好，就像我们一辈子所要走的路，鲜花满径也好，荆棘丛生也好，没有一步是多余的。

一生一遇

□罗倩仪

人生如旅，每个人都是行人。我们会与许多人擦肩而过，也会为一些人驻足停留。

有的人，注定一生只此一遇。学生时代，校方偶尔会请一些学者或某个地方的名人来学校开讲座。带着好奇和崇敬之心而去，往往是人山人海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也许一生只能见其一次，再见是奢侈，而我们也满足于这一面之缘。记得杨宗纬有一首歌叫《一次就好》，只听歌名就心生欢喜。一次就好，一个"就"字表达出心满意足之意。是啊，有些人有些事，一生一遇，就好。很奇怪的，仿佛在心里认定此生不可能再相逢，抑或只此一遇已是太过满足，所以不会强求，也不必争取第二次相遇。但在心里特别珍惜此次相遇，以至于离别后反复回忆对方的容颜，反复咀嚼对方说过的话。

而有的人，一生一遇，一遇令人沦陷，千方百计找机会与其再相遇。对方的美丽与谈吐，仿佛笑容里都闪着光，是如此令人着迷，甚至着魔。徐志摩《偶然》这首诗里有一句：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！正是一束光亮，指引着你与对方一次次联络，一次次相遇。在其面前，你会狂喜，会局促不安，会悲喜交加，小心翼翼地不停试探，情感百转千回。

当酸甜苦辣尝遍，心里的情感终于尘埃落定，这一生一遇，就变成了一生一世。

有些人，一生一遇，一见如故。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是很奇妙的，有些人你经常可以见到，但总是无话可说；有些人你以前从未见过，但一拍即合，相见恨晚，谈笑风生。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妍，曾经有六年的时间，我们天天见面，促膝长谈。有人好奇问我："你俩不是天天见面吗？咋还有那么多话说呢？"我笑，小至生活琐事，大至人生哲学，那么多事，哪里说得完呢？遇上知己，就有说不尽的话。

在遇到琼以前，我曾以为年龄必定会产生代沟，我绝不可能与比我年长太多的人成为朋友。忘年交在我看来，只存在于故事里，不可在生活中觅得。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遇上了琼。我们谈现代文学，谈生活方式，谈社会时事，竟十分有共鸣。细谈方知，她竟比我年长十八载，一生一遇一个忘年交。

人生是一条谜一样的路，有许多一生一遇的人，有些一遇相忘，不悲不喜；有些一遇相恨，不愿再遇；有些一遇难忘，终身惦念。而那些让你人生轨迹发生美丽改变的一生一遇，则是最珍贵、最甜美，以及最厚重的。

蚂蚁走棋盘

□潘玉毅

人生就像蚂蚁走棋盘，不必去管"马走日字""象走田字"。有路只管走罢了，有阻碍只管闯罢了。或迂回，或翻越，只要不放弃，总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。

空间再大，总有尽头，麻烦再多，亦有数量，所以你不必愁也不必怕。更何况棋盘本就不大，寻常所见不过几十公分见方而已。无论你从哪里出发，无论你选择哪个方向出发，都能很快抵达你选定的目的地。当然，原地打转的话那就另说了。

事实上，对于一只蚂蚁来说，几十公分见方的地方也不算小了。从棋盘的东南角到西北角，爬得快些，也要几十秒钟，若是棋盘上再放些棋子，速度就更慢了。故而人们肉眼所见的小小方寸之地，也常常让蚂蚁生出畏难情绪。以物比人，人又何尝例外？

有些事情本身并没有多难，但是很多人内心的戏码太过丰富，还没开始做就已经为自己想好了失败的理由，行事自然就会缺少冲劲，注意力更难得集中，若是前行的路上摔一跌，就好像印证了自己心中所想似的，马上变得慌不择路，困境因此而生。

人的眼界也是一般。没有出过村庄的人觉得村庄很大，没有出过镇子的人觉得镇子很大，直到有一天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地方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只井底之蛙。眼界这回事，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知识多了，见识广了，眼界自然也就开阔了。所以，没什么好犹豫的，不管前方是荆棘，是沼泽，有时间，有机缘，只管去闯去看去经历。

人生有些事，躲是躲不开的，人生有些问题，回避是无法解决的。这一点，人或许应当问道于蚂蚁。蚂蚁走棋盘的时候，绝不会因为害怕棋盘面积太大而固步自封，也不会被东一枚西一枚的棋子吓破了胆子。无论这棋盘有多大，总有尽头，人生也是。那又有何可惧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760期 配图 张海华